

藏族古代教育史略

谢佐何波著



藏族古代教育史略



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教委重点研究课题

藏族古代教育史略

谢佐何波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五·西宁

(青)新登字01号

藏族古代教育史略

谢佐何波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6 字数: 23万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40

ISBN 7-225-00945-1/G·363 定价: 平: 10.00元
精: 14.00元

自序

藏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民族，在青藏高原辽阔的地域繁衍生息，为开发祖国西南部地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近年来，国内藏学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对藏族历史、经济、文化教育，以及许多分支学科都在进行着调查研究，这对藏族社会的各项事业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我们认为，任何民族的进步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诸多因素，但最基本的因素仍然是教育，因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和积累知识的最佳途径，人才和知识的结合又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藏族都曾进行过与青藏高原生产环境相适应的各种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讲，可分史前教育和有史以来的教育两种。对史前教育的考察研究，我们更多地借鉴考古成果和民俗文化的传承与积淀，譬如对西藏卡若文化和青海卡约文化的研究，对藏族民间文化艺术的考察，以探索藏族史前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对藏族有史以来的教育，又可分为吐蕃王朝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和近代教育3个阶段加以研究。《藏族古代教育史略》正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多方面、多层次地对藏族古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形式和内容，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特点加以总结和阐述。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有益而有意义的科研工作。

众所周知，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这里雪山林

立,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棋布,高寒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迫使历代先民在适应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于是早在藏族之前的戎人、羌人等古代民族就开始了原始的、自发的、具有特色的各种教育活动。譬如高原畜种的培育,高寒农作物的培育,以及生产工具的制作和使用的教育。公元7世纪初叶,吐蕃王朝在中国西部崛起,使藏族教育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创制了藏文,在总结本民族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借助文字去兼收并蓄周邻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成果,然后通过教育,传递这些文化,培养人才。这一时期,翻译事业已高度发达,佛教文化的传入与佛本之争,以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蕃学”的兴起,都为藏族教育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宋元明清时代的藏族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本民族知识分子。特别在元明清三代祖国大一统的局面下,由于在藏族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寺院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经院教育也兴旺发达起来。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经院教育,对藏族近现代经济文化的影响之深,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藏族古代教育史略》对这种特殊的教育形式给予更多的阐述,引证了大量的汉藏文史料,对格鲁派经院教育的“大五明”和“小五明”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显宗、密宗、医学和时轮等四大经院教育制度、学位制度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同时,对在经院教育中具有显著地位的活佛转世制度及其教育方面也作了一些研讨。当然,藏传佛教经院教育是为宗教服务的,并为宗教培养和造就接班人的。由于藏传佛教经院教育对藏族社会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它在藏族古代教育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论从尊重历史还是从面向现实与未来的视角出发,

都应占用适当篇幅对其加以研究。

清末，封建社会处于崩溃前夜，“新式教育”在内地兴起，这些都对藏族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那些从事边政又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府要员，在藏族地区力倡近代学校教育，对其历史功绩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尽管《藏族古代教育史略》在论述藏族古代教育产生和发展、形式和内容、历史各个时期的特点等方面作了种种努力，但由于它涉及的范围比较宽泛，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书稿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错误也在所难免。本书作为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研究课题之一，但愿付梓问世后，能对我国藏族教育事业提供借鉴。

著 者

1994年5月于高原古城西宁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藏族史前教育概述	(1)
第一节 藏族史前社会形态	(1)
第二节 青藏高原先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教育	(10)
第三节 柳湾遗址彩陶符号与教育	(22)
第四节 原始宗教的教育	(32)
第五节 早期本教的教育	(37)
第二章 吐蕃时期的藏族教育	(50)
第一节 吐蕃王朝社会概述	(50)
第二节 藏文字的创立与藏族教育	(52)
第三节 文化上的“兼容并蓄”与藏族教育	(59)
第四节 佛教“前宏期”与藏族教育	(73)
第五节 佛本之争与藏族教育	(90)
第六节 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吐蕃时期 的藏族教育	(96)
第七节 吐蕃王朝时期的“附学”	(114)
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藏族教育	(125)
第一节 宋元时期藏族社会概况	(125)
第二节 佛教“后宏期”与藏族教育	(127)
第三节 藏传佛教的形成与藏族教育	(136)

第四节	萨班·贡噶坚赞的教育思想·····	(156)
第五节	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僧官制度·····	(160)
第六节	宋代的蕃学·····	(169)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藏族教育·····	(179)
第一节	明清时期藏族社会概况·····	(179)
第二节	明清中央政府对藏传佛的政策 及僧官制度·····	(183)
第三节	格鲁派的崛起与藏族教育·····	(197)
第四节	宗喀巴的教育思想·····	(211)
第五节	格鲁派早期名僧大德的教育活动·····	(234)
第六节	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及其教育·····	(239)
第七节	清末近代教育在藏区的萌芽·····	(252)
第八节	清末“改土归流”中的藏族教育·····	(287)
第五章	藏传佛教的经院教育·····	(309)
第一节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形成·····	(309)
第二节	经院教育制度·····	(317)
第三节	经院教育内容·····	(333)
第四节	经院教育方法·····	(383)
后 记	·····	(394)

第一章 藏族史前教育概述

青藏高原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期就有
人类繁衍生息活动。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
先民生活在青藏高原。青海柳湾、卡约和西藏的卡若等地原始
社会遗址的发掘，勾勒出了青藏高原原始社会的轮廓。这些文
化遗址包括了被人类学家称为新石器时期、父系氏族社会和由
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几个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
与藏族的形成年代尚有时间距离，但从中也透露出一些原始社
会教育的信息。从教育史的角度对这些资料予以分析整理，对
整个藏族教育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首先，可以对被渲染
得扑朔迷离的青藏高原先民们生产生活状况有比较接近实际的
了解；其次，可以探索青藏高原先民们的早期教育状况；其
三，进行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弥补我国教育史研究中的
某些不足，丰富和发展藏族教育起源理论。

第一节 藏族史前社会形态

青藏高原大山耸立，大河横流，湖泊星罗棋布。在一些河
谷川道，譬如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和青海河湟流域，形成了原
始先民们生活的良好环境。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卡若、青海卡约

和柳湾发现大量出土文物证明，这3处文化遗存，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发掘最大的、最有意义的青藏高原原始社会遗址。

一、卡若遗址简介

卡若遗址是西藏首次发掘出来规模较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它位于昌都县东南约12公里处，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海拔3 200米，由于它距昌都县加卡区的卡若村很近，此遗址便以“卡若”命名。

1975年7～8月，国家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云南省博物馆等单位的同志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共1 800平方米，发现房屋遗址29座，石墙3段，石围圈3座，灰坑4处。遗物有石器7 978件，骨器368件，陶片200多块，装饰品50余件等。

据考证，卡若遗址的时代距今已有4 000～5 000年的历史。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有铲类、锄类、切割器类、投掷器类、尖状器类、斧类、砍砸器类、敲砸器类、刮削器类、碎磨器类、石钻类。另外还有石镞、石矛。也有不少的骨锥与骨针。生活用品有烧制的各种彩陶器。装饰品有环、珠、镯等，质料有石、玉、骨等，制作精美。

卡若遗址发现的房屋建筑遗迹，据分析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草拌泥墙建筑，木结构，居住面用土填平，然后夯实或烘烤坚硬，房屋中央有石头砌成的炉灶，室内和房子四周较均匀地分布有柱洞，这种房屋有半地穴和地面圈底两种形式，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第二类为卵石墙建筑，居住面积规整坚硬，为半地穴式，墙壁用石块靠穴壁垒砌，黄泥抹缝，多为方形。村落布局整齐，除房屋外，还发现有石铺路，石墙建筑、窑穴等。

二、卡约遗址简介

瑞典学者安徒生于1923年在青海湟中县李家山乡卡约村发现陶器等地下文物后，解放以来由青海考古工作者在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以及黄河上游青海段地区，海东、海北和黄南广阔地区发现类似卡约村文化遗存的大量地下文物，青海考古工作者将这种文化定名为卡约文化。这一文化又分上孙家寨类型和阿哈特拉类型两种。上孙家寨类型的墓地发掘出的随葬品主要有陶品、青铜器、骨器和石器等。还有海贝、金贝、绿松石珠、玛瑙珠、牙饰等多种装饰品。也有牛、羊、马、猪、狗等家畜骨骼。阿哈特拉类型的墓地发掘出的随葬品也有陶器、石器、骨器、小件青铜器、装饰品，以及羊、马、狗、牛、鹿等兽骨。

这两类文化遗存证明卡约文化的主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有一定的手工业活动并兼及狩猎，距今约3 000余年。这一文化与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带有青铜器时代文化的属性。

三、柳湾遗址简介

柳湾遗址是本世纪80年代在青海省发掘的一处较大的原始社会墓地。柳湾位于湟水谷地中部的乐都县东，这里北靠祁连山尾部，南临湟水，形成了一个由西北向东南开放的马蹄形小盆地。土地肥沃，自然环境优美，是古代劳动人民栖息繁衍的好场所。1974~1978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这里的原始墓葬进行了开挖工作，发掘原始墓葬1 500座，其中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有57座，另有齐家文化类型的有666座，辛店文化的有5座。共出土文化遗物3万余件，根据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半山类型的年代约为公

元前 2505 ± 150 年，马厂类型的约为公元前 2280 ± 140 年，齐家文化约为公元前 1915 ± 155 年。

四、卡约、柳湾、卡若文化遗存的族属考略

我们把青海卡约、柳湾和西藏卡若连接起来，便发现这三处文化遗址在自然环境上有着惊人的一致，它们都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势较低洼的部分，是亦农、亦林、亦牧的好场所。为了论述这些文化遗存的族属问题，我们先把羌藏关系、羌汉关系以及古羌人与现代羌族之间的关系做以简单辨正。

（一）羌藏关系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羌人是很早以前就活动在我国西北一带的古代民族。甲骨文对羌人的活动就有零星记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魏晋南北朝时羌人与来自东北部的鲜卑人融合，成为吐谷浑人，后吐蕃王朝崛起，又容纳了吐谷浑的成分。吐蕃的“蕃”（bō）是藏族的自称。在青藏高原民族发展演进过程中，羌人的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之中，羌文化融入藏文化之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青海古地名中的古羌语在藏语中能够找到相应同义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先零羌，“先零”当指地名，先零羌就是指居住在先零的羌部落，先零一词藏语可找到 ཁོ་ལོ་ཁྱུང་། （意为下沟）；同样，“滇零”可为 ཕྱོད་ཁྱུང་། （意为上沟）；“封养” ཁྱུང་ཁྱུང་། （意为草甸）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语言现象说明了羌文化融入藏文化时，藏文化对羌文化的认同。

正因为羌藏有这种水乳交融的历史关系，一些史学家便认为羌藏同源。顾颉刚先生认为：“羝是大角的羊，羴是牡羊，吐蕃为羌人所建之国，他们贵重牡羊，尊为大神，说不定他们

是把羊作为图腾的”。^①这里，顾先生以唐书《吐蕃传》中“其俗重鬼右巫，事獬狁为大神”的记载，来说明羌人的图腾崇拜是对的，但是，“吐蕃为羌人所建之国”的论断似有偏颇之处，因为吐蕃建国其中有羌人之功，但主要是自称为大蕃的吐蕃人所建。羌人的宗教信仰据马长寿先生的观点：“羌者，以其人牧羊为主，供祀羊神，端公戴羊皮帽并饰以两角以祈祷，故谓之羌”。羌人顶礼膜拜的神灵，被后来吐蕃的一部分人继承下来，可见羌文化对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通过上述文化现象的剖析，我们认为，卡约文化与远古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带的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羌人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有一部分融入藏族之中，成为藏族的一员，羌文化是藏文化的源泉之一。

（二）羌汉关系

《说文》对羌做了如下解释：“从人从羊，羊亦声”。从字源的音形义角度来看，“西戎牧羊人也”。在中原先民的心目中，羌人就是牧羊人。羌与姜形音相似，羌人的一支姜姓部落和后来在中原建立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周王朝的周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结成了世代通婚的部落联盟。

相传周的始祖名弃，是善于种稷和麦的人，因此尊他为农业神，称后稷。这表明周族在很早以前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传说后稷是其母姜原在旷野里“践巨人迹”之后怀孕而生的^②。这个传说暗示着周族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远古时期，羌人与中原就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

^①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②详见《史记·周本记》。

深刻地表现为畜牧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相互吸收，周族到了古公亶父的时候，迁居到今关中西部岐山一带，广泛吸收当时先进的农业文化，辟草莱，立家室，筑城廓，设官吏，革旧俗，迅速向阶级社会过渡。到了五代十国、南北朝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羌人纷纷迁徙中原，形成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据《晋书·江统传》记载：“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这里的“戎狄”实际上也包含了羌人的成分。羌人迁徙到中原以后，被先进的汉文化所同化，他们和汉族相互通婚，从事农耕，逐渐融入汉民族之中了。

（三）古羌人与现代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论述的羌人，是指在漫长的历史上活动在今青海、甘肃、四川一带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古代羌人与现代的羌族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古羌人活动的范围很广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国内许多民族相融合。现代的羌族的先民仅仅是古代羌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以及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北川等县。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羌族人口为198 303人。

古羌人和现代羌族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例如石棺葬就是明证。现代的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保留了部分古羌语，如自称“尔咩”。在宗教信仰方面保留了古羌人的一部分自然宗教的遗俗，如教仰白石神等。

我们把羌藏、羌汉和古羌人与现代羌族的关系做了简单的辨析，以解决我们在论述藏族远古时期的教育史方面，谈到卡约、卡若和柳湾先民们活动情况与藏族古代先民的文化联系。卡若、卡约和柳湾先民与古羌人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遗址发掘的情况和以后文字记载羌人的社会现象加以比

较对照，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联系。

首先从柳湾先民的生活环境来看，柳湾先民生活在今青海省东部的乐都县境内的湟水北岸。乐都一词就是古羌语“洛都”的译音，保留在今天的藏语中意为“双岔沟口”，说明藏语接受了羌人对当地的称谓。从地貌特征来看，乐都县城处于引胜沟与岗子沟相对的地方。今天乐都地区湟水从川水地带自西向东流去，湟水南岸7条沟，北岸9条沟，南北沟岔双双对应，也解释得通。至于现在乐都的称谓则是根据汉语谐音演变来的。因历史上南凉建都，意为快乐的都城，从乐都地名的历史演变来看，早在藏族（其中有许多羌人成分）、汉族和其他民族涉足河湟之前，在那里繁衍生息的是羌人，诚如前述，藏族吸收了大量的羌文化也是事实。

其次从柳湾先民的生活方式来看，主要是从事原始的农业、牧业与狩猎。柳湾出土的陶器上绘有许许多多的神秘符号，其中有两件分别绘有“羊”与“犬”的形象^①。由于生产水平低下，羊与犬成为柳湾先民最早饲养的畜种。因为羊易于驯养，繁殖力强，羊肉鲜美可口，羊皮可做御寒衣物。犬，白天可以随主人牧羊，夜晚又能保护主人和羊群的安全。羊和犬在柳湾先民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恩格斯曾引用费尔巴哈的话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他的宗教里”。由于羊和犬与生活在高原地带先民们的密切关系，羊和犬就很可能成为柳湾先民的崇拜对象，因此，也就堂而皇之地被绘饰在陶器之上了。汉文史籍记载及有关学者考证，认为羌人是以羊和犬为图腾。根据柳湾陶器上

^①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的符号和我们的研究，至少可以证明柳湾先民与活动于中国西北部的戎、氏、羌人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现代藏族服饰上常有“卍”字符号，藏传佛教也常以此符号做为镇邪之用。而这一符号在柳湾彩陶上屡有发现，由此也可窥见羌藏继承关系的一斑。

五、卡约、卡若和柳湾先民的社会概况

卡约和卡若先民约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卡约和卡若先民的物质文明主要有：熟练地掌握了打制石器的制作，并学会了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开始了以粟为主的各种植物种植，也进行动物的驯养，有了固定的居住村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我们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产的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认识原始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母系氏族社会由于妇女在原始农业、家庭畜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由于狩猎经济的不可靠性，决定了妇女在这个社会里的崇高地位。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也促进了畜牧业的生产，人们开始过定居生活，建立了氏族村落。我们认为，卡约和卡若文化遗存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先民最早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村落或定居点，从这些村落和定居点的自然环境来看，卡约和卡若先民过着亦农、亦牧、亦猎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保证原始氏族社会的缓慢发展。当然，一部分生活在海拔3 000米以上高原上的羌人“逐水草而